

揚子法言增註

七八

□ 13
3042
3



揚子法言卷之七

宋 涑水司馬光君實集註

日本雲藩桃源藏子深增註

重黎第十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

顏師古曰

言志業不同也

壹槩諸聖

顏師古曰一以聖人之道槩平之

譔重黎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

李軌曰司

主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吳祕曰昔之重黎當今之世何

官也曆書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北正黎即火正黎也○

司馬光曰重直龍切下同曰近義近和李軌曰堯有義和之

聖王之立重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

其本而譏其殊故舉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李軌曰義主陽和或問黃帝終始言黃帝三

百歲或言升龍登仙帝王世紀曰託也李軌曰

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李軌曰姒氏

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自聖人是以鬼神猛

獸蜂蠆蛇虺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之步

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李軌曰扁鵲姓秦名越人

夫欲讎偽者必假真司馬光曰讎與售同詩畫

酒離禹乎盧乎終始乎李軌曰言皆非於是撫

數倍王莽置義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或

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司馬光

徒各切度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李

曰幾近也落下閎為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

為武帝算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為宣帝考象之

幾乎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宋咸曰漢

落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算造圓儀以考歷度

蔡邕曰名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

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政令官不用惟渾天者近

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揚子

作大玄亦取象於渾天言渾淪而行故此明渾

天之法莫之能違也司馬光曰象之謂作渾

易子法言

卷之七

二

渾

天儀增幾乎謂近於天度也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

度不能違增渾天儀也揚子之文後等百世請問蓋

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請問蓋

之王莫之能違也揚子之文後等百世請問蓋

天宋咸曰蓋天即周髀也其本庖羲氏立周天

故曰周髀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曰蓋哉

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曰蓋哉

蓋哉應難未幾也增言蓋天應難知天度也○或

問趙世多神何也吳祕曰世多神異也成公十

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杜云趙氏之先祖

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史記趙簡子五

日不知入寤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于鈞天廣

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矣

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吳祕曰神怪

司馬小爾雅曰曼未沒無也○或問子胥種蠡

孰賢宋咸曰伍子胥吳臣文種范蠡越臣問此

曰胥也俾吳作亂司馬光曰謂進專破楚入郢

李軌曰郢楚都也○吳祕曰子胥父奢為楚平

王太子建太傅少傅費無忌讒太子建平王殺

奢并殺兄尚子胥亡後奔吳知吳公子光有門

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既

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

鞭尸藉館李軌曰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

巢九年吳王闔廬聽子胥孫武之言以悉興師

與唐蔡伐楚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

與唐蔡伐楚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

與唐蔡伐楚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

與唐蔡伐楚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

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五百然後已
藉館舍室也各舍楚君大夫之室○司馬光曰
圖茲皆不由德吳祕曰自報其讎非由德者也

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李軌曰式用三諫卒服

之李軌曰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為臣子

有越無吳吳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

吳不聽遂伐齊友復夫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

矣以吾眼置吳東種蠡不彊諫而山棲司馬光

門以觀越之滅吳種蠡不彊諫而山棲

使勾踐諫於未敗至俾其君誅社稷之靈而童僕

吳祕曰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將

報越欲先吳未至往伐之范蠡諫之為未可而

勾踐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發精兵擊越敗之

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棲會稽之山吳

王追而圍之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

頓首請與妻為臣妾吳王聽大宰嚭之言遂許

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蠡初諫又終弊吳曰吳

不從二臣盡強諫而免此敗

踐後用范蠡計果大敗吳遂復棲吳王於姑蘇

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祖膝行請成於越勾踐

欲許之范蠡諫以為不賢皆不足邵也作邵當

可吳王夫差遂自殺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

文高也以月召聲以邑

誤言其賢不足高也

李軌曰美蠡功成身退於此一舉最為善○吳

祕曰范蠡既去越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自齊

遣大夫種書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之越王

乃賜種劍種遂自殺言蠡遺種書知越王可與

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而遁於賢則不足可以合

肥遯之義耳在易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

司馬光曰策謂警○或問陳勝吳廣曰亂司馬

之使去賢此一節

陽

言非有高人材遠慮但首亂之人耳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

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吳秘曰言為權首者先亡也范曄曰夫為權首

鮮或不不及陳項且猶未興況庸庸者乎○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

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李軌曰皆屬秦也

趙齊楚之六國並立其久矣一盛一衰至秦始

皇三載而咸按始皇即位以歲在乙卯為元年

至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乃稱皇帝今言始皇三

載而咸者蓋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上鄒

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

一也增三下脫一十字三十載舉其成數言之

實二十時激地保人事乎司馬光曰激當作微

六年也增激字自可曰具宋咸曰具備也請問事吳

溫公作微恐非

人事問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

人事之効也保吳秘曰地保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

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李軌

食稅也涇涇水也○宋咸曰賈誼云秦孝公據

殽函之固擁雍列之地君臣固守以關周室有

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故憑此險固事便則

可申之以取天下未便則蟠屈以堅守是亦有

地保之道也○吳秘曰東以大河為溝塹南以

商山為險阻西以雍梁二列為供事北以涇水

易子法言

卷之七

一四

二州沃野美田其稅足食故曰采雍梁鹵音魯西方鹹地可煮為鹽者一曰埵薄之地按涇塏非海濱恐無鹹地則當倣激問吳秘曰曰始皇方埵薄說蓋對肥饒之詞也

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項史記

樊噲云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法言說時激文出于此言斧與木相激刀與肉相激其勢

伐肉必所○或問秦伯列為侯衛李軌曰在外

子○宋咸曰秦伯謂秦襄公也周卒吞天下而

報曾無以制乎宋咸曰報周報王也言秦自襄公始為諸侯由孝公以來益彊

至始皇六世卒吞二周而并天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何報王曾無畫以制之乎○司馬光曰

報奴板切侯衛畧舉九服遠近增周制王畿之外九服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山舉侯衛二

服以兼諸侯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宋咸曰

言天子用禮節以制馭節莫差於僭宋咸曰言

各有序不可僭禮之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

差失者莫大於僭李軌曰既盜土地又盜祭天○吳秘曰天子得祭天地增李吳二註皆誤按地謂祭神之地即

下文西時也則襄文宣靈其兆也吳秘曰僭昔

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司馬光曰時音止

書郊祀志註凡文宣靈宗興廊密上下用事四

帝增廊音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李軌曰宗

起廊時宜公起密時靈公起上下時○宋咸曰

秦襄公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

白帝文公東獵汧渭之間上居之而吉夢黃蛇
自天下屬地其日止於廊衍史敦曰此上帝之
祥君其祠之遂作廊時也至宣公作密時於眉
南祭青帝也其後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
下時祭炎帝也此言秦自襄公以來因周之衰
已僭天子之禮用事於白帝青帝黃帝炎帝四
帝矣而周之微弱不能正之反致文王武王勝
昨於秦也故太史公曰秦雜戎狄之俗位在藩
臣而據於郊祀君子懼焉如是則是以四疆之
制公侯伯子男之禮何節之有哉

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
雅攘除也詩大赉

獨何以制秦乎
吳祕曰周平王東遷秦僭天子之禮至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

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
靖王立六年崩子赧王立至秦昭襄王五十一
年使將軍嫪毐攻西周赧王頓首自歸盡獻其邑
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而歸其君於周明

年九鼎入秦周遂亡
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

下擅秦
李軌曰嬴秦姓政始皇名○宋咸曰始

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北收
上郡以東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
置三川郡矣至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從燕南
攻齊得齊王建始并天下故云二十六載擅秦

也秦十五載而楚
李軌曰楚項羽○宋咸曰始

亥立三年為趙高閹樂所殺子嬰立四十六
日而項羽號西楚霸王故云十五載而楚

五載而漢
宋咸曰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

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二擅天邪人邪
宋咸曰

皇并天下漢高祖元年纔四十六年而曰具
天下三專於人其天命邪人事邪擅專也

吳相秘曰天數人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

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吳秘曰周封兄弟之國

人班五等諸侯之爵豎子周未諸侯流為十二

乎得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卒之屏營羸擅其政故

天下擅秦李軌曰卒終也之至○宋咸曰蚩蚩

為秦終專其政以并天下也○司馬光曰音義

曰屏音并屏營猶旁皇失據之貌言六國相與

自失據為秦所滅使秦得專據天下秦失其猷

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吳秘曰秦患周之

力爭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罷諸侯之制分

為三十六郡而置郡守守失其道專任刑法無

維城之固則天下孤睽矣書曰道心惟微班固

曰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

取勝因幹其所習自任其私智笑三代蕩滅

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

本根之輔外亡尺寸土藩翼之衛○司馬光曰守

手又切秦雖置守又使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

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賦役故相

乖離殺守而為盜由守素微弱故也增微當作

子微字之誤也微善也詩小雅君子有微猷此揚

孤癸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司馬光

也擅楚之月有漢初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

東故天下擅漢天也

宋咸曰項羽既自立為西

彭城既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

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

丘司馬攸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
於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士卒皆思東歸故韓
信因陳楚可圖三秦易并之計遂東嚮定三秦
追羽於山東因專天下由是數事兼之亦天也
○司馬光曰初與創同言周秦楚漢人李軌曰
一廢一興皆天命使然非專人事人問人事
者何曰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馬

光曰兼才謂總攬天下之英才
右計左數言不離計數之中
天不人不因人
不天不成得司馬光曰天之禍福必因人事之
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李軌曰項羽為高

死歎曰天亡我非戰之罪諒乎李軌曰信如
我非戰之罪諒乎李軌曰信如
曰漢屈羣策羣
策屈羣力宋咸曰言漢能屈己以用羣臣之策
群臣能屈己以悅羣士之力故勝也

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李軌曰傲惡也○宋咸
是惡群策而徒屈己以自用其力
故敗也○司馬光曰傲徒對切
屈人者克自
屈者負天曷故焉增故攻乎○或問秦楚既為

天典命矣司馬光曰為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
廢何速也宋咸曰言秦雖兼天下楚雖暴立但
忽廢之速也秦縊灞上者謂沛公十月至灞上
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縊楚分江西者

分散也羽與江東子弟興兵卒敗於垓下以江
東言之故謂之西也○司馬光曰分謂身首五
分
曰天昨光德而隕明忒司馬光曰昨與祚同
謂德之昭融者明慝謂惡之顯著者增忒他得
切音慝字與云忒通作慝詩鄰風之死矢靡慝

揚子法言 卷之七

揚子法言 卷之七

揚子法言 卷之七

揚子法言 卷之七

古作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

宋咸曰有熊少典之子黃帝高辛黃帝之曾孫帝嚳也故天胙之爲神明

主且著在天庭錄著者也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

久長若秦楚彊閱震撲胎籍三正播其虐於黎

苗宋咸曰胎當爲胎字之誤也閱狠也胎籍猶暴侮也○吳祕曰閱闕也撲猶言擊也黎苗

九黎三苗也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司馬光曰閱許激切○增胎徒來切籍秦

昔切並訓爲踏三正當作三王與黎苗相對播其虐出於九黎三苗之上也國語曰少皞氏之

衰九黎亂德其後子第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三苗復九黎之德

於鬼神乎廢未速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

不胙曰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

禹以舜作土增子雲所謂土者土穀之土蓋喻栽木也○或問聖人

表裏李軌曰表裏內外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

也○或問義帝初矯司馬光曰矯舉也初舉兵

起劉龔司馬光曰劉龔高祖龔取也項救河

北李軌曰項羽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

李軌曰設假曰人無爲秦也喪其靈久矣增靈威德也○

韓信黥布皆劔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

乎司馬光曰信布以匹夫拔劔自立雖或曰勿

則無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

焉攸令吳祕曰二王皆忠不終○或問淳于越

曰伎曲宋咸曰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謂始皇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

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致哉事不師古而能長

久者非所聞也此問越之道如請問宋咸曰曰何揚以為伎曲言有伎有曲也

始皇方虎剝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興亢眉

終無撓辭可謂伎矣李軌曰有才伎也○宋咸曰虎剝梟磔言暴也噬王

猶腊肉言酷也興起也當是時封建之事其辭無

撓可謂有才伎也○司馬光曰仕無妄之國吳

曰按易無妄其乾道四德而秦世稱之者蓋無

妄匪正也言秦不以正道而失行於世詎免乎

災眚若天命不祐行矣哉食無妄之粟分無妄

之撓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吳祕曰越事秦暴虐必行

之國祿其粟受其亂自始皇下令之間又不能

違而去之是曲已李斯謬其說請有文學詩書

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

城旦撓亂也增望音諉諉通作妄無妄即母望

也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

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

之人乎揚子之所言即是爾撓疑權之誤前漢

劉向傳恐其與已分權令善也自令自善也言

李軌曰始皇以嫪毐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
并幹闕下茅焦歷并幹之上而諫始皇即駕與
親迎其母執轡虛左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
者未辯歟李軌曰項羽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
云韓生揚子云蔡生未知孰是○司馬光曰幹
音韓乘繩證切亨與烹同音義曰史記作蔡生
如并幹之狀言茅焦能移始皇暴怒之意者以
其辯也蔡生不能移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
項羽或者未辯歟
侯亨不亦宜乎宋咸曰生謂韓生也木侯當作
子嬰燒其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韓生說羽曰
關中阻帶山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項羽見
秦皆以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

乃斬韓生此言項羽之暴久矣韓生說之都咸
陽既不能移即當自引反謂人爲沐猴雖見意
亦宜矣○司馬光曰言蔡生知項羽暴仇素不
爲羽所知信獻策不用又從而訕之是自沐
猴之狂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焦逆許而順守之雖
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
辯劇虎牙矣吳祕曰劇義如摩焦所諫皆逆其
義至順之理雖辯則辯矣譬猶摩虎牙也言無
位而廷諫履危之道也○司馬光曰許居謁切
劇音磨直數其惡是逆許勸之以孝入之以忠
是順守增茅焦一逆許而後不復言始皇之惡
故曰順守之也與蔡生罵項羽相對揚子以爲
焦言聽事行又順守保身可謂善辯矣然逆始
皇之言猶摩虎牙○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
也不如不諫而去
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吳祕曰甘
羅甘茂孫

也以請張唐相燕及先報趙事悟呂不韋辟疆
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覺陳
平周勃皆十二歲豈甘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
然乎○司馬光曰以甘茂之孫張良之祖父故能
如此其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天與之才譬如
茂良非假父○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
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
也曰天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宋咸曰食
以陳留天下之衝又願收取榮陽據敖倉之粟
又說齊王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為蒯
通所說忌其憑軾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
是使齊王疑食其賣已乃烹之當是之時非食
其之不能辯勢之然也何哉夫前與之和後暴
之安使廣之不疑哉今揚之意言君子之所

謂辯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辯其身如仲尼之於
哀周孟軻之於戰國爾若夫以辯說人則猶商
君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蓋耻之也○司馬光
曰幾音機辯以辭自明其志則可矣若恃其辯
欲以欺誘它人此危事也○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
之信不曰蒯通說韓信使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為巫○司馬光曰信既不用其策又陽狂為巫
言亦未辨增抵音邸觸也下降韓信之志也
曰方遭信閉如其抵李軌曰信盡忠高祖若門
本據論語如其智如其智如其智如其智之類
皆擬論語如其仁如其仁者故知字有誰能
及之意也若問道篇如其亡此篇如其抵之類
則如當作何字之誤也脩身篇何其驕可以為
證曰蠟可抵乎增字典蠟曰賢者司禮小人司

噉況拊鍵乎

司馬光曰拊音撫鍵其聲切鍵籥也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見

噉隙則抵之噉猶不可況閉戶無隙而欲拍鍵墮入乎

○或問李斯盡忠

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

李軌曰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

以為不可

至作相

司馬光曰因上書留客為秦秦聽之

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

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

李軌曰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為宰相也不

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恐誅乃作督責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非忠直○司馬光曰於此數事皆不忠欲於何所霍忠請問霍光忠乎曰始元之初

吳祕曰武帝以光行周公之事輔少主昭帝既立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遂罷郡國推酤關內鹽鐵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

擁少帝之微

吳祕曰昭帝立八年

歲政事摧燕上官之鋒

吳祕曰始元之明年燕刺王且上官桀等謀反

皆誅處興廢之分

吳祕曰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昌邑賀賀立

二十七日行淫亂一千一百二十七事光自太

大節而堂堂乎忠難矣哉

吳祕曰光茲數事之忠堂堂乎它人之所

難行哉

至顯不終矣

吳祕曰光夫人東

堂堂盛也正也

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小女成君為后及光死後語泄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綬終至棄市○

○或問馮唐面文帝

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

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吳祕曰唐

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坐欲以激文帝至

于不入細柳信亞夫之軍豈不能用頗牧哉

司馬光曰信與德又李軌曰用士則聞之矣於德

申同面謂面折德曰罪不孥宮不女館不新陵不墳○或問交

曰仁問餘耳李軌曰陳日光初與吳祕曰餘耳相

後有隙卒相滅竇灌曰凶終司馬光曰竇嬰灌

亡故曰光初○或問信曰不食初然終以朋黨陷於大戮亦

不足貴也君子義之與比其言請人曰晉荀息吳祕曰僖公九年傳曰初

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

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晉君

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正其濟君

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趙程嬰公孫杵臼

里克殺奚齊卓子荀息死之趙程嬰公孫杵臼

吳祕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

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也有遺腹

子走公宮匿程嬰杵臼不死卒保趙孤於山中

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即趙武也子雲稱履信

之人據司馬遷而言也案成公八年傳晉趙莊

姬為趙嬰之亡故諸之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

變卻為微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

公宮以其田與所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

忠宣孟之勲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

其田由是觀之趙武之立曾不逾歲謂之遺腹

遷也秦大夫鑿穆公之側吳祕曰大夫子車奄

良也穆公卒以為殉言此三良皆穆公未即命

時語以從死至葬則鑿其塚墳之側以死之詩

曰臨其穴是也左傳譏之者譏穆問義曰事得

其宜之謂義曰據上三字曰下又謂義下當有請人

關○或問季布忍焉可為項籍使將季布楚人也

王項羽滅高祖購求千金困迫乃為奴賣與魯

朱家○司馬光曰季布勇者乃至髡鉗為奴安

能忍耻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司馬光曰有

死欲有所施如管仲季布者則為之或曰當布

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

攸避司馬光曰明哲必知項羽之終不可轉而

乎○或問季布忍焉可為至終焉攸避四十二

字錯簡當在下章韋玄成下蓋或以為為人

不能者季布信○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

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李軌曰顏淵單瓢不

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尚其事韋玄漢丞相

兄○宋咸曰擬人必於其倫顏子至賢其殆庶

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儔況以韋玄不亦甚哉○

司馬光曰顏淵黔婁妻安貧四皓輕祿位而重禮

妻周時齊隱士守道不屈威王師之卒覆以布

被覆頭則足露覆足則頭露曾西曰斜其被則

殮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不足著書四篇

相擬耳非為與顏子地問長者曰蘭相如仲秦

而屈廉頗脫之字疑藥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

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李軌曰相如伸理於秦王屈意

於廉頗繫布為梁大夫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越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歛之也朱家以李布有隙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嘗為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驚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主乃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增漢書韓安國傳太后知帝弗善廼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云云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帝心廼解悉見梁使厚賜之○司馬光曰音義曰不塗作不倍光謂塗當作渝變也增塗讀為遇諸塗之塗不塗美其不路人視彭越○或問臣自得曰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也

張衛將軍之善慎酈大夫之不伐善李軌曰丞相石慶嘗

為大僕時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曰卿為人謹慎目下逆視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為人周密重慎丞相酈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之事嘗在獄中吉常救護又養視有恩絕口終不言官至御史請問臣自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

失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

愬蕭趙京兆之犯魏李軌曰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為太

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軍田廣明為宣帝擊匈奴不至質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愬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犧更為姦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侍婢園捕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或問持滿曰抗敵吳祕曰抗亦持也昔

魯桓公之廟有歌器曰宥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持滿盈如持歌器也。○增：扼於革，切與瞋目抗，擊扼，欬，蓋用力持，故之意。○楊王孫保

葬以矯世。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報祈侯曰：蓋

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裸葬，將以矯世也。○司馬光曰：裸

切。果曰：矯世以禮，保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李

曰：古者未知喪送之禮，死則裹尸以葛，投諸溝

壑。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復尚為之矣。言不可行

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至

禮以正其俗。○司馬光曰：尚上也。言君子矯世

當以禮乎？當以裸乎？若欲為已甚，以矯世，則莫

若效古葛溝者為上矣。何以葬為？增：葛蔓艸之

名，非絲綌，投諸溝壑，尚古也。言如欲矯世，厚葬則

葛蔓縈尸，投諸溝壑，耳是上古之所為也。易大

過：據此葛溝。○或問周官曰：立事。司馬光曰：設

其太古乎？萬事左氏曰：品藻。宋咸曰：左氏隨事稱君子曰：以

論其善否，皆得其當，可謂品藻矣。○吳祕曰：左氏品藻是非，而聖人之褒大史

遷曰：實錄。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

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

不隱惡，故謂實錄。蓋言其序事而已。○司馬光

曰：記事而已。揚子法言卷之七終

卷一百一十五

六

馬子去

五言

不勞而獲而不野其文直其事

通鑑纂要

大史

太內曰品命烹命無命同命方命趙命事命蘇命等命平命得命以命

英問南宮曰立事

日古之章書也左之流傳至今中程不校不

揚子法言卷之八

天章閣直學士

宋 涑水司馬光君實集註

日本雲藩桃源藏子深增註

淵騫第十一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

司馬光曰宋吳本迄作德
訖今從李本迄至也

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

澡

顏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也○宋
咸曰品歷世之臣貴爲不少矣然以淵騫爲

不可及而冠章首有意哉子雲也有以知長爵之達弗逮乎廣道之尊乎○司馬光曰尊卑謂

高才
下德

誤淵騫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

司馬光曰惡音烏問今世何無其人

曰寢

司馬光曰宋吳本作在寢今從李本言淵騫之才今亦有耳但寢伏不爲人所知也

或曰淵騫曷不寢

增或疑淵騫爲人所知

曰攀龍鱗附鳳

翼翼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

寢

增淵騫待孔子之遇時者也當時孔子若有得命則二子必從而興譬如攀龍鱗附鳳翼

大風以揚之耳勃勃乎其不可及乎蓋二子不苟求仕如寢而不興顏子屢空不改其樂閔子

曰吾必在汶上其志可知也誰有如二子之寢者乎

○七十子之於仲尼

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

增文

章二字論語兩見其言之於堯者禮樂刑政也其言之於孔子者容貌言語也揚子亦言之於

孔子其指容貌言語之美日見乎外者可知也對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故日不足爲也爲

讀日

○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

孝禹以功皐陶以謨非絕德邪

李軌曰是皆力德之殊絕

李軌曰絕力者何

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

邪吳秘曰秦悼武秦惠王之子也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

舉鼎絕膺而死○司馬光曰抃牛謂以兩牛相擊如抃手狀

○或問勇曰軻

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荊軻君子

盜諸

增刺客殺人多不知其姓名縱有知其姓名書以爲盜見春秋

請問孟軻

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

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增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即勇於義而果

於德也庶近也謂近於聖人之勇也

○魯仲連揚而不制

李軌曰高談以

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爵賞○宋咸曰魯仲連齊人不肯仕宦好持高游於趙會秦軍圍邯鄲魏使新垣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控之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司馬光曰宋吳本揚作揚制作制介甫曰揚古蕩字制古制字今從李本增不屈身不折節謂之揚辭封而去不為人所制故曰

藺相如制而不傷

李軌曰好義崇禮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

時之務也○宋咸曰藺相如趙人相趙惠王與秦昭王會澠池既罷歸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常引車避匿嘗曰顧吾

念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相如門謝罪○司馬光曰蕩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祿位仲連不以富貴動其心而未能忘富貴故死生相如不以死生動其心而未

云然○增藺相如為國屈身於廉頗故曰見制屈身折節故曰不傷

○或問鄒陽

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置幾矣哉

李軌曰鳥苦謂之置猶人

之縲紲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辭由得以自免亦已危矣○宋咸曰鄒陽事漢景帝弟梁孝王為羊勝公孫詭所疾而讒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未信而分疑者言未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解以免固亦危矣○司馬光曰幾音機孔子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為謗已也陽初仕梁未為孝王所信而深言以觸機事分取孝王之

疑故曰未信而分疑圖分疑宋咸註近是仇當
作抗解嘲曰抗辭幽說幾危也溫公以為觸機
之機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吳秘曰

魏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平原君趙勝趙之
諸公子趙惠文王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
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有益於國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

何其益乎司馬光曰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
四豪聚私黨以專國政故曰姦臣竊

命○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

為著龜吳秘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有滑
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于渭南章

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
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國
家未來之安危亦如知○周之順赧以成周而
葬則其神智如著龜

西傾宋咸曰昔周武王都於鎬京謂之宗周即
西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亂平王東遷于洛

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也秦
都咸陽在西而赧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司
馬光曰宋吳本作周之傾赧今從李本音義曰
諸本皆作順赧順靚王及赧王也俗本作傾誤
也史記作慎靚王索隱作秦之惠文昭襄以西

山而東并吳秘曰周顯王四十四年秦惠文始
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一年乃滅周時

秦都雍州西山在焉而東滅周故曰東并本
紀曰文公卒葬西山○司馬光曰并音併孰

愈吳秘曰或者以子雲不與
秦故問西傾東并誰為優曰周也羊秦也狼

宋咸曰周衰弱如
羊秦強暴如狼然則狼愈歟司馬光曰問強
猶勝於弱乎

曰羊狼一也宋咸曰言周以不道而弱秦以不
道而強強與弱雖異而不道一也

○吳祕曰夫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以道德易暴亂者也今秦以暴虐易微弱而民不安堵何愈之有○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

輕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

不足相也李軌曰相助也○宋咸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

收河南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又始皇欲遊天下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後始皇卒胡亥立與其弟蒙毅俱為趙高所害吞藥而死司馬遷謂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今揚旨與遷同故備載之以見始末○司馬光曰李本屍作死今從宋吳本塹七豔切

兆土刀切相息亮切增擊當作摯字之誤也爾雅摯臻也力屍並係民相當作償音之誤也言民力不足而屍有餘恬忠不足償其罪也償時亮切報也

或問呂不韋其

智矣乎以人易貨李軌曰呂不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

不韋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李軌曰雖得列封

笑後愁身既鳩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李軌曰不

死宗族竄流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

盜如何李軌曰雒陽不韋所封國也揭雒陽而行天下豈徒擔石乎○吳祕曰穿窬者伺慢藏而得之

不過一擔一石而不韋伺人顏色而取之雒陽之封是其雄也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

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司馬光曰窬音踰擔都濫切秦將白

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

宋咸曰白起事秦為武安君前後伐韓魏斬殺甚多昭王

四十七年與王齕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降起乃挾詐而盡坑殺之故揚以為不仁○司馬光曰用將所以救亂誅暴○增秦上疑脫或問二字起下脫曰字

翦

吳祕曰王翦潁陽東鄉人也問其將略○增翦上疑脫王字

曰始皇方獵六

國而翦牙欵

吳祕曰言翦之助惡也牙欵謂切齒而怒也欵怒聲太史公曰王翦

為秦將夷六國○增欵廣韻許介切音諱怒聲蓋比翦於田犬也

○或問要離非

義者歟不以家辭國

吳祕曰要離吳人棄家而為國疑其有義曰離

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蛛蝥之靡也焉可

謂之義也

李軌曰義者臣子死節○子君親之難也離自平人而焚燒妻子詐為吳仇

離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蜘蛛之小巧耳○增蝥字典武夫切音無蛛蝥即蜘蛛賈誼新書曰

蛛蝥作網此指要離用智刺慶忌以比蛛蝥也古註雖得其義而解靡字為小巧則於下文殊

不通矣吳氏云靡靡拔而死也溫公曰靡與靡同爛也皆失揚子之旨按靡侈也如其靡也之

靡言其所為華顯也政也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為

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

吳祕曰嚴仲子事韓哀侯

與韓相俠累有卻仲子恐誅亡失游齊交聶政政後伏劍至韓刺殺俠累因自鉞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其姊嫫如韓之市伏尸哭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曼無也言政知姊之忠烈乃鉞

其面使他人無所識認且欲全其姊者也小爾雅曰曼無也○司馬光曰音義曰曼謨官切塗面增據上文例政也軻也然揚子答辭各段當別以聶政荊軻起問曼讀為曼滅之曼軻

也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

實刺客之靡也

宋咸曰燕太子丹以荊軻為上卿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

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樊於期首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荊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及求天下利匕首與秦督亢之地圖至秦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地圖秦王發圖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提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秦王左右遂前殺軻矣焉可謂

之義也

李軌曰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為也

○或問

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

十餘年是夫

吳祕曰張儀魏人也蘇秦維陽人

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於是張儀相秦蘇秦相六國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問是道夫增夫丈夫也禮郊特牲曰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是夫言斯人定是丈夫哉也孟子曰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子曰妾婦之道也揚子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皆飾詐辨尚權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李軌曰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辨曰甚矣鳳鳴而驚翰也宋

曰鳳鳴謂孔子讀也鷺鷥謂秦儀行也○吳祕曰鷺鷥擊也鄒陽曰鷺鷥鳥累百○司馬光曰鷺鷥胡安刀鷺鷥也

破吳強晉霸越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游說之士託爲之辭太史公不如考校因而記之揚子亦據大史曰亂而不解子貢耻諸說而不公書發此語

富貴儀秦耻諸儀秦祕曰子貢之志在解於禍亂

貴則無所不至矣○增子貢游說事揚子非不知其鳥有也但因其所傳以辨君子小人之志耳孟子答於萬章之問有辨傳之者之偽○或曰又有因其所傳以喻之是不可不知也

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宋咸曰迹不蹈已者踐循舊人之迹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

司馬光曰任音壬難讀如字佞者口才也辭謂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丘揚子言驩堯之徒能以巧言惑聖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增任書作壬與姓同心包藏姦惡者謂之任人

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美行園公綺里李夏黃公由里先生李軌曰避秦之亂隱居商山不朝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吳祕曰行人所不能四皓也○司馬光曰角盧谷切或作角音同

辭妻敬陸賈李軌曰妻敬說高祖都關執正王陵中屠嘉免陵乃得封之文帝愛幸鄧通至使

慢禮嘉折節周昌汲黯李軌曰高祖欲易太子帝時公孫弘爲丞相汲黯面折弘於上前以守爲弘諛不忠○增折節謂以面折爲節操也

儒袁固申公

李軌曰袁固守正以得臯於寶太

楚王卒為楚王所烹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

此二公終不屈其道○或問蕭曹曰蕭也規

曹也隨李軌曰蕭何規勸於前如一曹參奉隨

曹不能隨二人協心滕灌樊鄴曰俠介李軌曰

嬰樊噲酈商此四人前後輔夾高帝○增俠古洽

切與夾通傍也○公羊傳滕薛俠轂介音界

間也左傳介居二大國之間夾介者臣使君在

中而左右羽翼之也書多方爾曷不夾介人我

周王享天之叔孫通曰斬人也李軌曰叔孫通

命揚子取之叔孫通曰斬人也秦博士避二世

之亂遇高祖起兵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見

事敏疾○吳祕曰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雜著

漢儀簡牘之人也斬猶牘也說文曰牘撲也○

司馬光曰繫才敢切增揚子不善叔孫通所為

故為徒削繫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李軌曰

寫字之人也袁盎曰忠不足也諫遷淮南王而說

斬晁錯以謝七國實挾私怨而不為國○吳祕

曰袁盎譖誅晁錯忠不足也諫遷淮南王而說

有餘晁錯曰愚司馬光曰錯知諸侯太彊必為

也市不若主父偃從諸侯所欲分國邑酷吏曰虎

哉虎哉角而翼也李軌曰郅都甯成張湯杜周

無為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此以酷吏猶

虎而角翼者言暴之甚也○司馬光曰不仁之

人而得勢位如貨殖曰蚊血國三千使將疏飲

水褐博沒齒然也司馬光曰蚊下曰衍字褐毛

布也褐博以褐為寬博之衣

也三千言其衆也言貨殖如蚊嗜民之血使之皆貧困以終其身也增將字諸註無解或換飯字說去豈飯字之誤乎

○或問循吏曰吏也

宋咸曰言如是者始可謂

之吏游俠曰竊國靈也宋咸曰荀悅云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

威靈以爲之彊司馬光曰國之靈蓋言竊行國之者以在上者執號令御其下如人之有神靈也倂幸曰不料而已宋咸曰料

度也夫倂幸者日以寵進位非才升憑乎城社卒蹈機穽亦不度者也司馬光曰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寵祿而貪竊之以取禍敗此皆論太史公書所載○或問近世社

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

李軌曰用行舍陳平

之無悞

李軌曰內明其畫外無違悞司馬光曰悞與忤同

絳侯勃之果

吳祕曰誅諸呂立霍將軍之勇吳祕曰光推燕代王果於大事

而不懼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李軌

曰此數公遭漢初定倉卒之際則權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伊周同風未終先王之禮

樂○吳祕曰言此數公既立功之後以禮樂自終則社稷臣矣司馬光曰言雖兼數公之才

業不能修禮樂以成治平之化亦未足謂之社稷之臣也增溫公註一兼字失答旨○或

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通

李軌曰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之道曰

仲舒欲爲而不可得弘容而已矣

吳祕曰仲舒

事而武帝外之故不得也禮樂志曰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又曰未發憤而增歎也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肯

其約以頌上，吉是取容而已何暇禮○或問近

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宋咸曰釋之為廷尉

平李軌曰雋不疑當昭帝時有人雋京兆之見自稱亡衛太子百官莫知其

不疑後至取而治之乃上者成尹扶風之絜尹

方遂也○司馬光曰雋徂克切王子貢之介李軌曰王子貢名尊

歸清廉有節不被滋垢斯名卿矣將李軌曰既聞名曰若條

侯之守宋咸曰周亞夫也守謂守細柳○司馬

亦不長平冠軍之征伐吳祕曰長平侯衛青冠

功奴立博陸之持重吳祕曰博陸侯霍光贊曰臨

授社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李軌曰欲知曰鼓之以

道德宋咸曰猶益贊征之以仁義吳祕曰荀卿

湯武之仁義興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蘇

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虜使

其猶劣諸李軌曰虜美也○宋咸曰張騫嘗使

得留騫十餘歲然騫持漢節不失後亡歸初騫

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蘇武嘗使

匈奴中絕單于說武令降武不聽單于怒幽武真

大害中絕不與食又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

落武既至海上牧漢節牧羊卧起持節旄盡

親漢求武得歸故二人雖古之美使所不及○

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

風遺書蔑如也

宋成曰今觀朔嘗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數萬言又有封太山

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襍屏風平樂觀賦諸篇頗存蓋子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司馬光曰

朔言行駁雜所師表者不能純壹其流風遺書皆蔑然無足觀也○增君子言行爲世師表今朔

言行駁雜不或以爲師表或曰隱者也○宋成曰或見場之短

吏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或

曰隱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

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

不逢其時談者隱也

司馬光曰朔談者耳不遇戰國縱橫之時故依隱

世不足貴也

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

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

歌鳳也哉

司馬光曰二子皆晦迹以避害遇聖人則自顯○增箕子遇武王而陳洪範

接輿遇孔子而歌鳳兮東方生言行豈得有之耶

○或問東方生名過

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

李軌曰由此四事得名

應諧似優

李軌曰似倡優○宋成曰應諧謂應言而諧戲之如與倖倡郭舍人隱語

不窮似招

宋成曰問則輒應如射覆見微者○吳祕曰變詐鋒出莫能窮者似

正諫似直

宋成曰蓋諫上林斥董偃請焚甲乙帳者○吳祕曰時觀察顏色直

言切諫似峭直

穢德似隱

吳祕曰懷肉汗衣歲更娶婦似隱迹請問名曰

談達惡比

李軌曰欲知誰比○司馬光曰音義引漢書朔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或問

朔所為當何以名之揚子謂曰非夷齊而是柳朔談諧敏達之人耶惡音烏

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飲食

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

雄乎

臣瓚云行與時詭而不逢禍也○顏師古曰詭達也○司馬光曰滑稽音骨言朔依託

隱者以玩侮世人以詭譎欺時人不逢迂取禍也滑稽多智負曲之貌○或問柳

下惠非朝隱者歟

李軌曰此問發於東方朔也○宋咸曰或以揚之短朔疑

朔與惠同道故舉之為請○司馬光曰朝直遙切

曰君子謂之不恭古

者高餓顯下祿隱

李軌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然則餓

顯不獨高祿隱未為下今發高下之談蓋有屬乎素食○宋咸曰揚以或人用朔比惠故舉孟

軻不恭之言以非柳下惠又以夷惠隘不恭者雖皆不可然推而取之寧以伯夷或顯為高

終以柳下惠祿隱為下故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司馬光曰餓顯謂夷齊餓于首陽之下民

到于今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

司馬光曰譽音

余下同仁以褒善義以貶惡而妄以毀譽加人是賊傷仁義者也

賊仁近鄉原

賊義近鄉訕

李軌曰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衆皆說之以為是非而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孟軻論之備矣○司馬光曰鄉原謂所至之鄉徇衆隨俗求媚於人者鄉訕謂所至之鄉喜造謗訕使人畏其言者○或問子蜀人也

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

吳祕曰仲元則其人李仲元名弘見秦

宓傳○司馬光曰人者蜀之賢人也仲元事見
常璩華陽國志尤詳○蜀志秦宓傳同郡王商
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觀嚴文章冠冕
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歎同自昭
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
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華陽國志李仲元
湛然岳立又曰仲元端委居為人宗文曰德行
李弘字仲元如是而已不載其行事可恨菰林
伐山故事引高士傳曰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
都之圭里里人化之班白者不負戴男女不錯
行嘗為縣令鄉人共送之仲元無心就行因共
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不之官尚
友錄亦載此一事字與聖字註引華陽國志贊
曰仲元抑抑邦家儀型子雲玄達煥乎弘聖品
大防本華陽國志無此贊與溫公其為人也柰
所言合而按之則別有全本也

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

司馬光曰累良偽切不以爵位屈其意祿

其為人也柰

利累其身

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也

司馬光曰有清和之美而無隘與不恭之失從衆而不害於義則可害於義則否如

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

與東國之紬臣惡乎聞

李軌曰餓夫夷齊紬臣柳下惠也○宋咸曰東

國魯也○司馬光曰

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

宋咸

曰王吉字子陽事宣帝為諫議大夫貢禹字少翁二人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捨同也元帝即位遣使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禹後為御史大夫此言李仲元不遇仲尼則名不彰而王陽貢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禹之顯豈遇仲尼乎

歟

司馬光曰言星之明非藻飾所能致以其居高故為人所瞻仰王貢之名所以彰著有位

於朝故也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司馬光曰言仲元何不仕曰皓

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李軌曰星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貢

禹時主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賢德而時主不高之故不彰子欲自高邪

李軌曰君子行德俟命而已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

也聞其言者愀如也增愀七小切色變也觀其行者穆如

也增穆靜思貌但聞以德詘人矣宋咸曰詘人者使人而從已德也

未聞以德詘於人也宋咸曰詘於人者○仲元

畏人也李軌曰言可畏敬或曰盲責李軌曰言夏盲孟責亦使人畏○司

馬光曰責音奔下同曰盲責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

李軌曰問其目也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

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

畏也李軌曰所畏謂言不慚行不耻孔子懽焉如視不視聽不聽言

不言行不行雖有盲責其猶侮諸

